

語言與族群認同： 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

何萬順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本文焦點在於外省族群的語言背景、語言發展、與語言權利。本文從文獻及戶籍資料中論證，將國語或台灣華語視為外省族群的母語與事實不符。外省第一代母語涵蓋各種中國語言，北京話僅為其共通之第二語，因此類似涇濱語 (pidgin)。「國語政策」壓抑了本土語言，也導致外省母語在其族群中消失。「台灣華語」是第二代發展出的「第一語」，類似克里奧爾語 (creole)，成為第三代的新母語。無論是從語言、血緣或文化的角度，外省族群已難以界定，僅存有主觀的認定。其縱有「原罪」，在族群稀釋、母語及原生文化已在其族群中消失、以及融入台灣社會等因素下，應已得到洗滌。台灣在積極振興本土語言的同時，應接受「台灣華語」為新的本土語言。

關鍵詞：母語，第一語，外省族群，台灣華語，原罪

1. 前言

當年蔣中正、嚴家淦或蔣經國發表談話時，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他們說的話是不是他們所主持的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國語」。今天如果我們播放這幾位總統當年的演講給年輕人聽，他們能聽懂多少？這個問題是在凸顯台灣第一代外省人的語言「南腔北調」，終究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國語」。在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中有這樣一段話：¹

「單薄的竹籬笆，已經沒有辦法成為眷村的屏障，村子裡高掛的廣播系統，在過去經常可以傳出各地不同的鄉音。後來鄉音的種類是愈來愈少了，狹窄的巷弄，也不復當年的吵雜與熱鬧，只剩下老人們的交談聲與孤獨的背影。」（王偉忠，2007）（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可見雖是「南腔北調」但在外省族群中還是多少聽得懂的；可是不管是從前或是現在，外省第一代的各種「鄉音」（或是方言、語言）對絕大多數的本省民眾而言是「雞同鴨講」很難懂的。但有一點可以確信的是，在政府大力推行國語打壓方言的年代，沒有人指控這三位外省人總統說的就是方言，應該受罰。可見當年無論外省或本省，民眾一般的認知就是外省族群說的話都是「國語」。如今外省第一代逐漸凋零「鄉音的種類是越來越少了」，走出竹籬笆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全都說著流利的國語，這樣的認知更是根深蒂固了。近二十年來對於台灣族群的劃分，從早先簡單的本省與外省的二分已演進為原住民、客家、閩南、與外省「四大族群」的區分，而其母語之不同就是族群區隔的最重要依據，分別是台灣南島語、客語、閩南語、與國語。無論是一般民眾、政治人物或是學者專家，這已是共同的認知。然而，我們若從嚴謹的語言學角度來檢驗事實的話，「國語是外省族群的母語」這樣的認知是正確的嗎？

* 作者感謝蔣侃學、何郁瑩、黃婉婷、黃鶯瑩、甯俐馨、黃琬茹與謝依庭等研究助理所提供的協助；與蔣侃學的深入討論以及他所提供的幾筆資料尤其是助益良多。初稿曾於 2008.3.29「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2008 年校際學術研討會：多語言文化-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感謝紀秋郎、朱廣興、黃美金及林文賢等多位教授所提出的意見。此外更加感謝《語言暨語言學》兩位審查人所提出的精闢論點與改進意見。但本文內容完全由作者一人負責。部分之研究經費來自國科會計畫 96-2411-H-004-037，特此一併致謝。本文含淚獻給我在天上的母親與昏迷中的老父。

¹ 感謝政大英語系薩文蕙教授提供此一紀錄片作為參考資料。